

# 我在交大畢業沒有？

唐鏡文

周一士學長訪問華府，出示同學會新編歷屆畢業生姓名，洋洋大觀，其中却没有我的名字。不要錯怪了主編學長，這中間有一段離奇公案，現在兒女都已大學畢業，言來倍覺有趣。

三民主義向例是八一必修課，我於廿八年考入滬校，上海已成「孤島」，母校借震旦開課，所以免修三民主義。

卅一年我轉入平越平院讀四年級，依規定註冊補修三民主義，却不依規定去上課，臨到大考，居然被扣考，一再申訴，主持人訓導主任王化啓教授說我只好留校一年，補讀三民主義。

其時沈奏廷師方從桂林赴渝開辦管理學院，我趕往貴陽晉謁，他一口答應算我重慶畢業，其時渝校沒有管理學院，豈能有我這畢業生，百思不解。

此後數十年，萍跡天南地北，我到處自稱交大畢業，却從沒有請領過交大文憑，也沒有交大學分單。

四十六年承乏前美援會人事室，銓敘部再三催我送審，不知我沒有學歷證件，一天想起打電話給教育部友人問問，誰知一查底冊，有我的名字，就由教育部發給畢業證明書，不禁額手稱慶。

六十一年秋，我準備從駐美大使館退休，應美國會計師試，硬要我送學分單，這到那裡去找？偶然函詢級友江雲鈞兄如何辦法？江兄一詢教育部，居然有記錄！寄來一份堂堂學分單，就此一試中的，改業會計。

我記得當時沈教授曾面試了幾個問題，大概是與學校商量作為補考及格。

到如今我還是沒有交大文憑，寄語盛院長慶珠兄能否給我羊皮紙，定當配鏡框高懸中堂！

「附註」離校三十餘年，鏡文兄兒女均已成年，頗有出息，八月底其幼女唐美在芝加哥結婚，順此附寄祝賀。  
——江雲鈞

# 南遊剪影 (四)

邱子靜

## 舊皇宮·玉佛寺

觀光遊覽車在宮牆外停下，進了大門，呈現在眼前的是金碧輝煌的宮殿和廟宇。

那些屋頂都是尖三角形，一層層的，有的四層，有的六層；屋頂中間是一個七層椎形塔。

真是多采多姿！建築物的色彩是金的，黃的，紅的，綠的，構成最強烈的對比。屋頂不是紅盜平瓦鑲着寬闊的綠瓦的邊，便是綠瓦鑲着紅瓦的邊。那椎形的塔不是金色的便是黃色的。熱帶的陽光灑在上面，熠熠發光，使人目為之眩。

先參觀舊皇宮，這是西式牆柱門窗，加上泰式屋頂，正像我國的所謂「新東方式建築」，洋房加上宮殿式的屋頂一樣，據說一百多年前，國王拉瑪四世會聘請一位英籍女士安娜 (Anna Leonovens) 擔任女教師，在這裏教導他的三十五位后妃和八十二位子女。光頭明星尤勃連納主演的「國王與我」影片，便

是表演這個故事。

殿宇一棟又一棟，最後到了玉佛寺。游客通常都要穿着整齊（穿西服或泰裝）並脫鞋進入廟堂。廟堂高約四丈，中間一個高高的神龕裏坐着一尊深綠色的菩薩。這菩薩是整塊翠玉彫成的，高達二十二吋，他穿的袈裟一年按熱、雨、涼三季更換，而且是由國王親自替他換穿。

廟堂四壁及天花板都是精緻的圖畫，據說繪製歷時七年。

這時有信徒前來膜拜，陳設出來的供物也是雞、鵝、豬頭等牲禮，還有麵條等物，同中國的祭品相似。

石佛寺外院有寬兩丈見方的石刻寺廟模型。旁邊標明這是高棉安哥窟 (Angkor Wat) 的模型，是一百五十年前刻成的。

有一座廟前站着翁仲，是穿着中國盔甲的石將軍。導遊解說它是 Chinese War Lord。